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碧堂



水仙

一月水仙較，翩翩不為塵
二妃繪製十二月月花之



二〇二五年 一月號

專題：歲月南流 文化書寫

——葛亮《燕食記》榮獲第十屆紅樓夢獎首獎

／鍾玲、葛亮、吟光、徐詩穎、吳尚衡

萬花筒：浴火重生——巴黎聖母院之春／綠騎士

所有啡樹葉都不會過期：第七次觀《重慶森林》後散記

／曾繁裕

走進花園：林青霞新專欄

學苑春秋：夢



《黛玉葬花》 高二十七厘米 廣東省楓溪陶瓷研究所

走進花園

文、圖 林青霞

你只要走進花園，就會看到美麗的花朵。

你只要把愛的園地打開，花兒就會盛開。

在二〇二五年的第一天，請讓我把繽紛的花朵種在你的心園。



一方熱土 無盡春秋——葛亮獲獎隨想

潘振明

葛亮之前以《飛髮》獲魯迅文學獎，是首位獲內地大型文學獎的香港作家，最近更以長篇小說《燕食記》獲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

這是香港文壇的殊榮！兩次獲獎，《明月灣區》均以專題的形式，縷介了葛亮的獲獎及獲獎作品。

葛亮的作品文風和深刻內涵，使我聯想到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史導論》的兩段話：

（中國）古代的文學，是應用於貴族社會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藝術，則應用於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貴族社會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變了，文學、藝術全都以應用於平民社會的日常人生為主題。這自然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顯著的大進步。

我所說的中國傳統和平文化，決不是一種漫無目的，又漫無底止的富強追求，即所謂權力意志與向外征服；又不是一種醉生夢死，偷安姑息，無文化理想的雞豕生活；也不是消極悲觀，夢想天國，脫離現實的宗教生活。中國人理想中的和平文化，實是一種「富有哲理的人生之享受」。深言之，應說是富有哲理的「人生體味」。那一種深含哲理的人生享受與體味，在實際人生上的表達，最先是在政治社會一切制度方面，更進則在文學藝術一切創作方面。

葛亮作品之成功，與他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獨特的精髓有關。正如錢穆先生所說的自唐以迄，「文學、藝術全都以應用於平民社會的日常人生為主題。」

葛亮在獲紅樓夢文學獎的感言〈歲月南流〉文章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近年來的小說寫作，自《朱雀》、《北鶩》以降，一直致力於嘗試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表達。無論是書寫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綿延流轉，還是聚焦於工匠精神在當下的薪火相承。在研究與寫作中，每一項我所接觸到的「非遺」類型，都經自千百年的積累，集腋成裘、水滴石穿的時間銘刻。而與匠人之間的交流，更超過了單純的案頭工作所能帶來的心靈震動。以此為題材進行小說創作，也成為了一種新的途徑，讓我可以不斷去接近傳統文化砥實厚重的本源所在，以上種種，也構成了我希望為嶺南去書寫一部長篇小說的驅動力。

葛亮對創作的追求，與乎錢穆先生所揭櫫的「中國理想中的和平文化」即「富有哲理式的人生之享受」的精神相埒。

錢穆先生對中國南北文化藝術的演變，也特別提到「一到唐代，南帖北碑漸漸合流，但南方的風格，平民社會日常人生的氣味，到底佔了優勢。」

葛亮對中國南方的嶺南文化情有獨鍾，他認為作為粵廣重要的歷史文化名片，「飲食是以上特點的集大成者。如屈大均所言：『天下所有食貨，粵東幾盡有之，粵東所有之食貨，天下未必盡也。』」由此可見，飲食也成為關於嶺南最重要的文化隱喻之一。」

葛亮小說從「平民社會日常人生的氣味」入手，「到底佔了優勢」，正如他所說的「一方熱土，無盡春秋」。葛亮在創作領域上，如一尾遨遊中華文化浩瀚海洋的飛魚，閃耀一道道光芒。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一五年一月號 總二十一期

卷首語

潘耀明

1 方熱土 無盡春秋——葛亮獲獎隨想

專題：歲月南流 文化書寫

——葛亮《燕食記》榮獲第十屆紅樓夢獎首獎

4 二〇二四年紅樓夢獎首獎小說《燕食記》的優勝之處

7 鍾玲 歲月南流

9 吟光 訪問整理 用飲食做器皿裝載嶺南文化

——專訪本屆紅樓夢獎首獎得主葛亮

17 徐詩穎 吳尚衡 《燕食記》：文化交織的美食畫卷

文化綠蔭

21 張欣 商業才是最溫暖的

22 胡燕青 白沙湖——南疆之旅一

23 鄭夔子 循天道之孝——自然與人之五

24 伍嶺 多麼幸運，在深圳遇見厚圃

萬花筒

26 綠騎士 浴火重生——巴黎聖母院之春

31 曾繁裕 所有啡樹葉都不會過期：第七次觀《重慶森林》後散記

20 何怡靜 頑童（外三首）

25 黃偉豪 鷓鴣天·依韻敬悼迦陵先生並詩

33 陳亮灼 殭屍的心願

學苑春秋

34 蒲葦、鄭瑞琴、余少君 〔師說師文〕夢

37 李穎樺、陳之晗、伍常旭、陳羨貽 〔學府點滴〕夢

封面內頁 文、圖 林青霞 走進花園

封底內頁 詩、圖 印象 香港作家手跡（單周堯）

封底 詩、圖 印象 等一場雪

26



31



二〇二五年一月 總二十一期

專題

歲月南流

文化書寫

——葛亮《燕食記》榮獲
第十屆紅樓夢獎首獎

鍾玲、葛亮、吟光、
徐詩穎、吳尚衡／撰

葛亮二〇二二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燕食記》榮獲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頒獎典禮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

葛亮對作品獲得首獎感到高興，他表示，近年來的小說寫作，自《朱雀》、《北鶯》以降，一直致力於嘗試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尤其「非遺」類型）的具體表達。《燕食記》是一部以飲食為切入點的作品。選擇這一角度，是對嶺南文化經年考察的體認。

本期本刊組織專題探討葛亮的創作心跡、《燕食記》的文化意義與文藝價值。

「《燕食記》呈現的民間傳統文化堅實而豐富，人物刻畫鮮明，內容具有廣度、厚度和高度，是一部規模宏大、結構嚴謹、技巧高超、故事引人入勝的巨作。」第十屆「紅樓夢獎」決賽委員會主席、浸大榮休教授鍾玲闡釋《燕食記》的優勝之處。

「這『古』，又豈止是往日鏗鏘鏘鏘、宏大敘事，它往往關聯着凡常的萬家煙火。歷史大哉，歸根結底，都連着個人……」葛亮娓娓道出其嶺南書寫的心跡和《燕食記》的創作背景。

「我的小說，不期望給讀者去下一個結論……我在作品裏就是表達跟呈現……」本刊獨家專訪葛亮，詳談《燕食記》的創作心得與深意、他多元流轉的身份、香港文學的多樣可能、傳統文化綻放出的新意義，以至他的未來創作計劃。

徐詩穎、吳尚衡則通過《燕食記》看飲食文化背後人的精神及香港獨特的文化氣息，構成一幅省港滬文化交織的美食畫卷。

「『一均之中，間有七聲。』零落聲響，可凝聚為閔音。」

「《燕食記》呈現的民間傳統文化堅實而豐富，人物刻畫鮮明，內容具有廣度、厚度和高度，是一部規模宏大、結構嚴謹、技巧高超、故事引人入勝的巨作。」第十屆「紅樓夢獎」決賽委員會主席、浸大榮休教授鍾玲闡釋首獎小說《燕食記》的優勝之處。

——編者

二〇二四年紅樓夢獎首獎小說 《燕食記》的優勝之處

鍾玲

紅樓夢獎初審入圍的六部小說中，葛亮《燕食記》的優勝之處，在其文化傳統的厚度，涵蓋時空和芸芸眾生的廣度，其民間人物呈現了道德的高度，還流露生活趣味，及其高超小說技巧營造的可讀性。

深具文化傳統的厚度

談到《燕食記》的文化厚度，葛亮的書名已傳達傳統文化的份量，「燕食」典出《周禮》的「天官·膳夫」，鄭玄作注說：「日中與夕食」。葛亮的書名不用「午餐和晚餐」，而用兩千多年前的詞彙「燕食」，可見小說內容跟傳統飲食文化有密切關係。葛亮不寫古琴、書法這些士大夫藝術，而寫民間飲食技藝，是有跡可循的，他的長篇小說《北鸞》（二〇一五）以製作風箏手藝為題材，中篇小說《飛髮》（二〇二二）以理髮業為題材。都能以微知著，由民間技藝，顯現專業道德和民族精神。

選材好且涵蓋寬廣

在中國眾多飲食文化中，葛亮選擇粵菜和滬菜兩菜系，選得好，這兩菜系是最肥沃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孕育出來的，菜譜必然豐富而精緻。小說的軸心是粵菜點心類裏的月餅，真是以小博大。名廚榮貽生和陳五舉師徒之間傳承的就是月餅餡的製作。貽生還精益求精，嘗試創作「鴛鴦」月餅：「難在製餡，一半蓮蓉黑芝麻，一半奶黃流心。猶如陰陽，既要包容相照，又要壁壘分明。」（《燕食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二二年，頁三七）這小小一段表面談



月餅餡，裏子藏道家思想。小說把兩大菜系寫得詳盡而豐盛，且菜餚細節能天衣無縫地融入情節中，自然而然地鋪陳品嘗經驗和飲食美學，令人感受到深厚的韻味。

《燕食記》涵蓋寬廣的時空和芸芸眾生。主要內容由上世紀二十年代，寫到二〇一〇年代近百年時間。一些歷史事件成為小說的背景，如廣東軍閥陳炯明時代、洪幫的活動、抗日的地下組織事蹟等。故事的空間主要寫廣州和香港兩座城市，鄉鎮則寫廣東省西南部湛江的安鋪。廣州和香港兩地集中描寫食肆、茶樓空間，此外解放前廣州書香世家的太史府第也有詳細的刻畫。小說中個性分明的人物眾多，來自社會各階層，包括世家的老爺、夫人、少爺、小姐、僕人，以及商人、軍人、粵劇作家、廚師、企堂、歌妓、吧女、幫會人物等。小說在廣度上展現巨作的規模。

人物表現了民族精神和道德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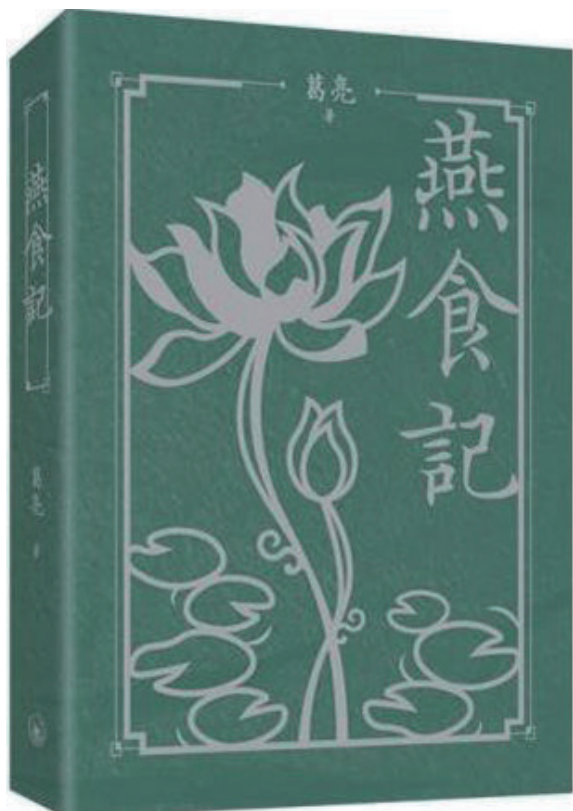
《燕食記》中的民間人物，表現了民族精神和道德的高度。情節主線為榮貽生和陳五舉兩位名廚師徒的故事，推展出他們之間的恩義、決裂與和解。兩人都具有言諾誠信、專精技藝、知恩圖報的傳統美德。師徒決裂是因為五舉愛上滬菜廚師的女兒，入贅為滬菜廚師，於是跟師父決裂，發誓終生不做點心。但是師徒二人幾十年來都掛念對方。在結尾

的廚藝對決中，成全彼此。民間人物的深重情誼、忠烈俠義精神，更令人動容。貽生的養母慧生是太師第少夫人頌瑛的陪嫁奴婢，故貽生也是奴僕，七少爺卻待他如朋友，並教他識字。多年後在香港，少爺落魄了，成為名廚的貽生一直照顧他。

有一段描寫貽生的師父葉鳳池，具有震撼力。鳳池除了名廚身份，還是洪幫頭目，領導地下組織抗日，受傷後為躲日本人，在安鋪隱姓埋名，因腿傷發炎，需吃鴉片止痛，連貽生都不知道他的過去，只覺得他吃鴉片，既腐敗又冷漠。抗戰勝利後，貽生回安鋪，師父鳳池坐在太師椅上等他：「他給自己換上了嶄新的黑綢唐裝……為了保持姿態的端正，他用了很大的氣力。……他看到師父正對着自己，面容僵硬，嘴裏流出一股黑紅的血。嘴角上，還有些未及吞嚥下去的煙膏。」（頁三一五）他已經死了，撐在那，為了見徒弟最後一面，短短一段寫出師父表面冷漠，骨子裏義重。

技巧高超 故事引人入勝

小說不時出現生活趣味的調劑。貽生童年在太史第，第一次見當過清末翰林的老爺，場面就很逗趣。他看出年老的老爺的身形很高。老爺問他：「那你说說，我是個什麼樣的人。阿響（貽生）想一想，認真地說，你的胳膊特別長。太史愣了愣，不可遏止地朗聲笑起來。」



葛亮著《燕食記》，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資料圖片）

《燕食記》的小說技藝高超，也是一本好看的

小說，令讀者愛不釋手。情節主線是粵菜點心絕活的傳承故事，葉鳳池、榮貽生、陳五舉三代的詠徒、收徒、授業都寫得真實鮮活。貽生的生母是歌妓，懷了陳炯明家子侄輩的孩子，託孤給同為歌妓的慧生，這段故事動人心弦。幾場廚藝比拼的布局有如武俠小說的打擂台，最緊張的兩場是貽生和上海菜餐館老闆女兒鳳行之間的電視節目廚藝賽，以及貽生、五舉師徒的終極對決。

幾條情節支線撐起架構，豐富了內容。太史第

的世家故事支線，展現世家生活的精緻和氣派，用了《紅樓夢》的語言風格，如寫過年時的排場，也暗示少夫人頹瑛的遺憾，她是冥婚嫁進來的，當然沒有子息，這時各房親戚的小孩來討壓歲錢：「男孩子打恭，女孩子斂衽，近身們都拿着金漆托盤接利是……聽着孩子說着吉祥話，眼裏頭也是笑意……目光追出去，竟然是戀戀的。」（頁一〇七）地下組織暗殺日本特務頭子的支線，則有推理小說的意味，因為採用了局外人的敘事角度，於是讀者也蒙在鼓裏，所以支線結尾的餐廳爆炸會感到特別驚悚。

作者善用伏筆，為多對戀人穿針引線，又常吊人胃口地暗示故事線索，令讀者忍不住追下去。加上出現一位現代學者對榮貽生大廚廚藝的學術研究視角，增加了文化層次的探索。《燕食記》呈現的民間傳統文化堅實而豐富，人物刻畫鮮明，內容具有廣度、厚度和高度，是一部規模宏大、結構嚴謹、技巧高超、故事引人入勝的巨作。

（作者為第十屆「紅樓夢獎」決賽委員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



「這『古』，又豈止是往日鏗鏘鏘鏘、宏大敘事，它往往關聯着凡常的萬家煙火。歷史大哉，歸根結底，都連着個人。『一均之中，間有七聲。』零落聲響，可凝聚為閩音。」葛亮娓娓道出其嶺南書寫的心跡和《燕食記》的創作背景。

——編者

歲月南流

葛亮

一廿寒暑，「歲月南流」。自千禧年從家鄉金陵而來，我在香港這城市已生活二十餘年，這其中必然包含情感的積蓄。自我在港大求學的時代，便知這水土為許多前輩步履所在。錢穆、魯迅、茅盾、許地山、徐訏。他們有的匆匆而過，雁過留聲；有的在此筆耕經年，鞠躬盡瘁。香港文學的文脈由此薪火廣續，氣象萬千。

近一個世紀之後，這城市有了許多的步進。歷史社會的變遷、經濟上的長足發展，皆在文化的圖版上留下深深軌印。我有幸以二十餘年的生命身處其中，與之同奏共登，體會與見證。這些步進，伴隨着許多人的努力，並以為之為建築時代的磚瓦。磚瓦的溫度，見乎日常砥礪，煉就了獅子山精神。這精神不止於香港，也遍及嶺南。粵人的勤奮與務實、不分朝夕的胼手胝足，有着對傳統的繼承與傳揚，是最為樸素而砥實的。

這其中有許多的手藝人。近年在粵港等地的走訪與考察，便是為了他們。也漸漸進入了他們的天地。這天地在外人看來並不大，但走進去，便是朗朗乾坤。裏面是一群人對傳承熾熱的忠誠，也是求索與常變之心。這心的寬容，是讓人敬畏的，銜接古今中西、世相萬物。這時，才會發現筆下的綿薄，難盡其一。

近年來的小說寫作，自《朱雀》、《北鸞》以降，一直致力於嘗試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表達。無論是書寫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綿延流轉，還是聚焦於工匠精神在當下的薪火相承。在研究與寫作中，每一項我所接觸到的「非遺」類型，都經自千百年的累積，集腋成裘、水滴石穿的時間銘刻。而與匠人之間的交流，更超過了單純的案頭工作所能帶來的心理震動。以此為題材進行小說創作，也成為了一種新的途徑，讓我可以不斷去接近傳統文



當代作家、學者葛亮。

(葛亮提供)

化砥實厚重的本源所在。以上種種，也構成了我希望為嶺南去書寫一部長篇小說的驅動力。

《燕食記》是一部以飲食為切入點的作品。選擇這一角度，是對嶺南文化經年考察的體認。嶺南

文化有着海洋性的文化質地，有着自然、感性的原生型結構，開放、多元、海納百川的人文品性。而作為粵廣重要的歷史文化名片，飲食是以上特點的集大成者。如屈大均所言：「天下所有食貨，粵東幾盡有之，粵東所有之食貨，天下未必盡也。」由此可見，飲食也成為關於嶺南最重要的文化隱喻之一。它在歷史中流轉，圍繞各種文化元素的疊合，彷彿時代的縮影。從望族的鐘鳴鼎食至最平樸的粥飯光景，從風雅綺麗的《獨釣江雪》到鏗鏘有聲的《梳洗望黃河》，這是主人公的成長，也可看到傳統文化在時代的淬鍊中，愈加堅韌與恢宏。南征、北伐、抗戰，融合着每個人人生節點和歷史關隘的舌上之味。有關於食物的記憶匯成了民族記憶最深層次的銘刻，這是個人命運與家國的輝映。

廣東人說故事，叫「講段古」。這一聽，便連着許多的前後、源頭。可這「古」，又豈止是往日鏗鏘鏘鏘、宏大敘事，它往往關聯着凡常的萬家煙火。歷史大哉，歸根結底，都連着個人。「一均之中，間有七聲。」零落聲響，可凝聚為閩音。

一方熱土，無盡春秋。

（作者為當代作家、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得主」。）



「我的小說，不期望給讀者去下一個結論……我在作品裏就是表達跟呈現，把我體會到的呈現給讀者，然後讀者從自己的角度去做相應的反應及反饋，並結合他們生命的認知和體會，這就是我寫作的意義了。」本刊獨家專訪本屆紅樓夢獎首獎得主葛亮，詳談《燕食記》的創作心得與深意、他多元流轉的身份、香港文學的多樣可能、傳統文化綻放出的新意義，以至他的未來創作計劃。

——編者

用飲食做器皿裝載嶺南文化 ——專訪本屆紅樓夢獎首獎得主葛亮

吟光 訪問整理

吟光（以下簡稱「吟」）：祝賀葛亮老師！您既是香港作家的代表，同時也是香港浸會大學的教授，作為學者和作家的雙重身份，憑藉《燕食記》榮獲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對您而言有什麼特殊意義？

葛亮（以下簡稱「葛」）：謝謝你！「紅樓夢獎」是非常具有盛名和影響力的獎項，這屆正好是二十華誕、第十屆，獲得獎項對我而言是一份殊榮。小說本身寫我們粵港，是我第一部以廣東、嶺南、香港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是對生活二十多年這方熱土的一份回饋。所以在香港獲得這樣一個重要獎項，有種回歸的意義，對我的寫作是很大的鼓勵。

食物是歷史記憶的一種表達

吟：《燕食記》書寫嶺南風物人情，面世以來廣受各界肯定，榮膺眾多獎項。您作為作者的創作初衷，想表達一個什麼樣的南方形象？當中既有您的親身體驗，可能也有經過調研，有什麼是您在這個時代想要打造和傳達的？

葛：這是我長篇小說「家國系列」的第三部。前面有《朱雀》，關於我的家鄉南京；《北鸞》是有關我的家族；到了《燕食記》，其實仍延續這樣的軌跡，是一個心之所安的軌跡，實際上是家的軌跡。此心安處是我鄉，無論我的家鄉還是家族，對我的寫作來說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滋養，包括在歷史記憶的加持。

嶺南相對於中原，有它的特點。中原文化更多強調調作我們文明根基的穩固感，在一系列民間觀念裏傳達出來，比方說安土重遷、落葉歸根，我曾經稱為「土的文化」，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也講到了，更多是基於血緣和地緣，構成一種非常穩定的格局。南方文化

不同，我生長在江南，又來到嶺南生活，它更加接近於我稱為「水性的文化」，和海洋、河流的流動感相關，代表着文化在流轉過程中的開放多元包容，也代表着不斷推陳出新的文化品性和傾向，並且代表着中國的文化傳統在不斷向外擴展、開枝散葉的過程。

所以它是海納百川的文化形態。我思考怎樣去表達這樣的文明特徵，能代表南方乃至於嶺南文化的一張名片。我想到了粵菜，包括廣式點心。因為飲食既是日常習慣所需，更代表着文化上的表達跟訴求。廣東菜對於剛才講到的文化流轉性和靈活性，有非常鮮明的表現，比方說北上到北京形成官府菜，能夠看到開枝散葉的過程。嶺南文化到了另一方水土裏，產生一種新鮮的轉變樣式，代表廣東人「經世致用」的文化傾向，不同文化之間撞擊、融合，產生新的文化變體。

另外對於嶺南文化而言，我覺得食物也代表着對於歷史觀念或者歷史記憶的一種表達。其實我們中國人都一樣，比方說飲食和節慶節令相關，端午



著名作家及學者葛亮憑藉《燕食記》榮獲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香港浸會大學提供）

吃粽子，中秋吃月餅。甚至用食物來定義人生重大時刻，比方說中國人在紅白喜事，家裏有兒女婚嫁，往往會準備紅綾酥；有長輩去世，要喝豆腐湯，這都是被食物所定義的人生重大時刻。

如果把歷史當做一個機體，飲食的意義也是一樣的。以香港為例，香港的第一間茶樓叫做「杏花樓」，見證了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時刻。茶樓是喝茶交流的地方，三教九流出沒於這個空間。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和楊衢雲、何啟就是在這間茶樓裏，確定了廣州進攻方略及對外宣言，也因此確定了其成功之後的共和國體，甚至推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這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時刻，恰恰是在廣東這地域是被飲食空間所定義的。

被茶樓所見證的飲食和日常煙火，與所謂大歷史觀念或宏大敘事之間，就發生了交點。我在小說裏寫向太史和侄兒喝酒的時候，講到他和兄長「同



師從追隨康南海，同年中舉，同具名公車上書，但命運殊異。我和他吃的最後一餐飯，只一道菜，就是這菊花鱸魚羹。只一壺酒，是他從晉中帶來的汾酒。「實際上是用食物來表達或者記憶人生中重大時刻，這些個人記憶也結合歷史的記憶。以上是我用飲食做器皿去裝載嶺南文化元素的原因。」

吟：對「物」的關照，在您作品中是一脈相承的。您自己在香港有沒有印象最深或者最喜歡的食物？您在香港待了這麼多年，情感可能逐漸有變化的，中間有很多流轉，食物在某個場景當中，也會給您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記？

葛：這要講到當初我寫作《燕食記》的初衷和出發點了，也可以講是記憶的開端。我剛來到香港的時候，家裏一個長輩帶我去茶樓裏飲茶，第一次吃到粵式點心。記憶猶新的是，吃到了水晶蝦餃，咬下去彈牙的那種感覺，裏頭的蝦仁有一種十分豐腴的感受，是我對粵式點心抱有好感的開端。哪怕非常細小的早茶一個環節，你都能感覺到匠心匠意。我在小說裏寫到在大師傅眼中，真正合格的蝦餃，有十四道褶子，廚師對於自己技藝的要求，也代表着食物本身傳承的規矩，我覺得規矩對於「匠」相當重要。我在廣東點心裏看到了匠藝匠心，看到了薪火相承、記憶贖續，這是我想去表達的。我的長輩，包括祖父寫他年輕時候吃點心的感受，這樣一種朵頤之快用文字的方式記錄下來，是非常有意義

的，因為他要經過自己的理解、體驗和轉化過程。

要說有什麼變化，現在也出現了新派粵菜，對老的食物傳統加以改良，以適應現代人的口味。我覺得其實也體現了嶺南文化的特點，一方面包容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乃至於飲食元素能夠共融，還會有碰撞跟融合，在香港有這樣飲食生態的出現，我覺得非常值得激賞，體現這種這方水土的文化品性的多元共融。

積澱與激發 多元身份和特性

吟：您覺得您現在的文學故鄉是香港嗎？您怎麼定義故鄉，或者說是哪裏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這個時代漂泊的過程中都會遇到，我自己也在思考，身份是由證件，還是由說什麼語言，或是吃什麼菜，或者工作單位等等決定？

葛：一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就講到南京和香港兩座城市對我而言是同樣重要的。我在南京生活了大概二十年，它在我身上一直處於積澱的過程，哪怕不自知。南京是六朝古都，吳敬梓先生說「菜餚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古典風雅的元素滲入到民間乃至於日常的城市。當時沒有想過用文學表達，但是到香港之後，香港的節奏和南京完全不一樣，觸動我去躬身返照，去發現故鄉的美，在差異性的審美過程中去表達。所以我曾經有這樣一個比方：南京是我寫作的溫床，香港是我寫作的磁場，兩者

都非常重要，前者代表着積澱，而後者代表它在某一個節點上刺激你、觸動你，以文學的形式加以表達。

這個說法已經很多年前了，現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對我也不是不斷積澱和接近的過程，所以有了《燕食記》。我總覺得你對一個城市或者一方水土不夠熱愛的話，其實不能夠很好很到位去表達它，表達過程中也是勉強和缺乏熱情。所以我在居港二十年的節點寫《燕食記》去回饋這個城市，是恰到好處的時間。

你剛才講到一個詞很好，每個人實際上都是在流轉中的人，對吧？以前地理對我們的限制太大了，為什麼「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因為地方和地方之間不光是心理距離，還有物理距離的限制。但現在物理距離已經不重要了，從香港到南京只要幾個小時，你也是一樣，從香港回到安徽、到北京，都是一天之間可以完成。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我覺得每個人身上的身份都是多元的，而不是用單一標籤去擬定。

吟：這是我聽過對故鄉特別好的說法，多元性可能是這個時代的特性。我想請教一個技術上的問題，您之前的很多創作，我印象深刻是語言的精美，古語和當代的結合，達到極致。敘事結構上，《燕食記》也有獨特之處。另外我在閱讀時有一個直觀的感覺，描寫食物很多是寫它的製作過程，反而比

較少描摹色香味感官狀態，當然也有，但寫作工藝的更多。這本書兼有了人類學的文化留存功能 and 意義。

葛：謝謝你，首先你剛才講到了一點，我覺得和我寫作的取向是有關聯的：對物的重視。除了創作，我也在關注嶺南的文化傳統，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也以此為題寫過一系列小說，包括關於古籍修復的《書匠》、理髮的《飛髮》、陶藝的《瓦貓》，近期《靈隱》寫到澳門的木雕佛像造像。講到「非遺」繞不開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匠」這樣記憶的表達，更多並不是聚焦於最後的結果，而是過程。我也把粵菜師傅納入到對「匠」的考察序列裏，無論是技藝打磨，還是具體成果，也就是菜品製作過程，和考察近代乃至於現代歷史的過程，是切合且相關的。「匠」傳承的過程，恰恰也是我們中國文化史的流轉。

另外一點，在《燕食記》裏，我特意採用了非虛構和虛構兩個不同的敘事方略：一個是在歷史現場中，一個是在當下語境中的兩個空間，或者說兩種場景的轉換。我想處理一個問題，就是當下人怎麼樣去看歷史？這裏面「我」這個角色是一個現代人，可以和讀者產生共鳴的代言人，對於歷史一開始是茫然的，對細節還有一些誤解。但是當他在研究項目的田野調查過程當中，慢慢走向了歷史，走進了歷史，借由非常重要的橋樑式的人物，比方



說五舉山伯這個角色，在歷史現場他叫五舉，在當下的他叫五舉山伯，是時光的引領者。

傳統文化會綻放出的怎樣新意義？

吟：我以為「我」就是您本人，有一定的非虛構性，您自己是原型。

葛：我寫作小說做田野調查的過程，某一部分確實是疊合的。你可能注意到一點，越到故事接近結尾的時候，「我」這個角色慢慢隱沒了，因為他完全融入了歷史，特別是在五舉山伯的引領之下。五舉山伯就像一塊雙面的水銀之鏡，一方面是對着歷史，一方面是面對現代，所以非虛構和虛構之間從原來壁壘分明，慢慢走向了融合。如克羅齊（Beneditto Croce）講，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所以對歷史必然需要用當代人的眼光去體察、去釐定、去表達，甚而是去評估的。

我讓非虛構和歷史兩個場景同時存在的意義，因為我覺得需要去展現現代和歷史之間的對話感。實際上也是傳統文化在當下現代人的眼光中，究竟會綻放出什麼樣新的意義？這才是《燕食記》裏我想表達的內容。

吟：作品出版後，您收到過什麼特別或意外的讀者反饋和解讀嗎？在您的作者創作初衷之外，讀者接受的層面？

葛：我非常重視讀者，因為覺得作為作者，眼

光視角總是來自於一己之見，無論你的知識結構再廣闊，作品裏一定是會表達你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包含主觀性。我認同堯斯（Hans Robert Jauss）的概念，文本最終是由作者和讀者共同完成，因為讀者的解讀在豐富你的文本。

比方說《燕食記》聚焦於傳承，中間涉及一些觀念甚至於成見，我特意在小說中間去打破，例如有關手藝的師承之困，傳男不傳女，小說裏有幾個重要的女性廚師。而我在關於傳承的線索上，還是更多按照代際和線性的時間來表達的，並沒有特意聚焦於性別。但是文本出來之後，變成了在當代語境裏考量傳統文化的空間，所以有些讀者探討傳統文化裏師承之間的性別觀念，放在當下審美語境中怎樣看待的問題，我覺得這就是讀者的現代性眼光，或者說現代性的審美，給予文本更加豐富的解讀維度。這還蠻觸動我。我的讀者還會沿着小說推展脈絡做非常完整的人物圖譜，考察清末民初的文化空間的特異性，我覺得都是很好的視角。

吟：歷史、當代、作者、讀者，包括故事中的講述者、觀看者、親歷者都融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這個多元的文學世界。您還講到很有意思的，例如有的人真的按照小說中的食譜去復刻食物。

葛：對，這個很有趣，他們做出來的成果會在「bilibili」這些平台上發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新媒體的語境之下，傳統文化重新綻放了生命力，

我覺得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都是年輕的朋友做的，九十後甚至於〇〇後的年輕人。

吟：那也是特別有業績的事情，把傳統文化的存留，傳達給更多人，尤其是新一代年輕人。祝賀您！聽說《燕食記》也在改編影視劇，新媒介形態使得作品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不知道您有參與其中嗎？未來可能會以什麼方向呈現？

葛：現在是做劇集，目前在編劇的階段，我本人沒有參與其中，因為我覺得術業有專攻，如果有優秀的影視主創，把這個題材借由其他的介質能夠很好的發揮，對我而言是一個榮幸的事情，我覺得他們會比我本人做得更好。就像魯迅先生所言，您可能提供給他一個原材料，取其一點因由，然後隨意點染。真正意義上再創作的空間，留給影視主創人，這樣新作品可能會綻放出不一樣的光華，而不是從原作者的角度去規約它。所以他們問到我也說儘管發揮就好。

特殊的文化水土 香港文學的多樣可能

吟：有您這麼開放的作者，期待未來改編成果。您既是作者，也是高校裏觀察和評論文學生態的研究者。我們香港文學的生態也是受到很多關注，包括華文文學在世界版圖中的位置，內地也在加強國際傳播。您感知當下香港文藝是什麼樣的風潮和生態？您在國際學界和讀者群都獲得認可，關於推動

香港文學乃至於華文文學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更多關注，與其他文學體系對話，您有經驗和建議嗎？

葛：首先華文文學是一個大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和空間的發展，是各具擅長的。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脈絡，很重要部分是鄉土文學，它根植於大陸，魯迅先生之後幾代人的不斷推進和努力，一直在深耕。同時在港台也有它的發展脈絡，像香港，以舒巷城和海辛先生的作品為代表，台灣的鄉土文學和現代文學可以分庭抗禮。同樣一種文學形態，在不同的空間裏有不同的表達，華文文學的這種多元性就此體現出來。

另外一點，在當下語境中，華文文學一直處於創新、不斷進展、並且相互激勵的過程。我前些日子為馬來西亞的花蹤文學獎做評委，讀了參賽作品，有一個感受，有的作品處理很傳統的題材，比如有篇是寫東馬一帶的百年橡膠園，無疑灌注了濃厚傳統感，涉及代際觀念的撞擊。但是它的手法又是富有新意的，首先是語言，第二是敘事方式，第三是表達的格局感，而且具有一種試圖和相異文學形式對話的傾向。所以我會覺得華人文學的伸展維度和闊度可以無限的大，在不同地方的生命力都非常蓬勃。

香港當然是非常重要的華人文學重地。現在我們說香港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包括西九，在重要時間節點上出現藝術文化區，具有象徵意義。它現



代感極強，以推動現代藝術為重任，但同時又有故宮，又有一些小劇場，在同一個空間裏，文化元素之間互相對話交流，互相撞擊和包容的形態，其實就是香港文化的縮影。文學也是一樣，在香港有它生長的脈絡，同時也在不斷接受其他元素的滋養。從茅盾、蕭紅、張愛玲到當下，這種接受和自我生長的過程。我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創作，為這樣的文學現場盡一份綿薄之力。

吟：您定居香港已經很長時間，在您眼中這些年來香港經歷了哪些變遷，現在的香港有什麼新氣象和風貌？在很多歷史階段裏，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作家或者說知識分子，擔任了重要的身份，甚至是直接參與社會變革。您覺得在當下，我們作家可以承擔怎樣的角色，包括展望和推動這座城市未來的到來？

葛：以我自己的體驗來說，我在南京長大，然後來到香港，在這裏居住了二十多年，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我覺得一個文學創作者所做的事，應該能夠推動不同文化空間之間的對話。

這很重要，比方說你一開始問到的問題，香港居於嶺南，它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是可以和中原文化之間產生對話。《燕食記》一方面寫嶺南掌故和風物，另一方面在語言形態上加入不少粵語，語言是文化脈絡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希望北方的讀者通過文本能夠了解嶺南，進而了解香港，因為香港在

各個層面上都有文化特殊性，從古今通達、中西貫會的角度，有獨特的樣本式意義，非常值得書寫。在書寫過程中，我自己也是在不斷表達內心中對於文學可能性的體認。

吟：文學的可能性，是指文學可以是什麼樣子，還是說文化，比如這個城市可以是什麼樣子？

葛：我覺得香港文學本身蠻難定義的，我相信吟光你作為作者，從自己寫作體驗也感到這樣。可能性非常多，有生長於斯的視角，有過客的視角，有外來者的視角，有文化融合乃至於撞擊的視角，有歷史的視角，也可以是當下的視角。香港作為文化水土的意義，就是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及可能性。

寫作的意義 新的創作計劃

吟：我也覺得您是很有代表性的個案，從內地來到香港，經歷這麼多年，創作中和生活都融合了香港的一部分，背後可能也映射了我們歷史階段的變遷。我給您看過我的港漂小說，當時寫了一個戲曲的角色，您評價說戲曲角色所代表的古典主義不是對於現代都市有救贖意義？您的作品中有着強烈的古典色彩，尤其是跟現代的關係，甚至可以說構造了一方烏托邦。時至今日我也經歷了很多，在重新反思古典主義是現代生活的解決方案嗎？還是說古典主義本身其實也有着複雜的語境，什麼才是現代都市的解決方案？

葛：這個問題跟上一個是相關的。我們對香港還是定義為一個非常典型的現代都市，放置在所謂全球化的都市群落的語境中間，跟上海、東京、洛杉磯、紐約去等量齊觀。我們會強調它的現代性，強調它作為金融中心的意義，強調它作為所謂轉口貿易港的意義。

我剛才講的是可能性的角度，跟你講的話題是有關係的。因為我在南京長大，南京是深具歷史感的城市，在我前二十年已經形成了文學審美，乃至於文化審美的角度，帶着這些眼光來到香港，所以我關注香港的部分和我前期審美是有交會的，我寫到古典戲曲，關注香港古老的節慶，像長洲的太平清醮、侯王誕等等。

香港以流行文化著稱，流行文化塑成的文化內核，塑成了文化脈絡的主軸。但是從我的角度，我會關注到香港曾經在整個亞洲，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古典文化保留者的角色，在某一時期大批國學大家來到了香港，使得這個城市成為國學重鎮，這是其淵源，對於香港文化氣象的多元性有非常大的貢獻，只不過我們後來關注的是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又是一種反哺的方式，去嵌入到香港以北，特別是中國內地地區的文化現場或者文化輪廓中。在我們每個人在青年時代，香港的流行文化都構成重要的文化記憶的板塊。

我講文學和文化表達的可能性，並不是要用古

典去救贖當下，而是在於古典和當下本身，並不是所謂壁壘分明的兩種不同文化形態，而是在香港這個城市裏面互有觸動和交合的。所以我的小說，不期望給讀者去下一個結論，現在互聯網或者說後媒體語境，每個人都需要很審慎，我在作品裏就是表達跟呈現，把我體會到的呈現給讀者，然後讀者從自己的角度去做相應的反應及反饋，並結合他們生命的認知和體會，這就是我寫作的意義了。

吟：您接下來有什麼新的創作計劃？

葛：我的創作部分疊合了這些年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特別是對嶺南文化傳統跟非遺之間的關係，你也講到了有關於「物」的意象的重要性，或許新的作品還會在這個範疇。嶺南文化傳統中非遺的自身成長和發展過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見微知著的結合了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呈現跟表達。

吟：在我印象裏葛老師非常高產。

葛：將來在你們年輕人身上，包括表達的感覺和銳度上，還是很不一樣。

吟：我們繼續努力，也期待您繼續為嶺南立傳。

葛：謝謝期許，大家都多努力。

（吟光為青年作家、香港作家聯會常務理事，出版有《港漂記憶拼圖》、《上山》、《天海小卷》。）



葛亮二〇二二年的長篇小說《燕食記》榮獲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作者通過《燕食記》看飲食文化背後人的精神及香港獨特的文化氣息，構成一幅省港滬文化交織的美食畫卷。

——編者

《燕食記》：文化交織的美食畫卷

徐詩穎、吳尚衡

《燕食記》是香港作家葛亮出版於二〇二二年的長篇小說，前不久榮獲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可謂實至名歸，如同決賽委員、文學評論家顏純鈞先生所評價：「本書為作者『家國三部曲』的第三部，作者的寫作初衷，至此圓滿。」對於食物的描寫是從古至今許多中國作家的拿手好戲。文學作品中關於「吃」的描寫及其蘊含的飲食文化——即在作品中呈現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一端——常常是生活藝術與地域特色的體現。閱讀《燕食記》有助於我們窺視飲食文化背後人的精神及香港獨特的文化氣息。

三餐惹味處，半部嶺南史

這種精神和氣息，從食物着手見證辛亥革命以來，嶺南文化與江南等多地文化在香港的傳承和新變。穿梭省港滬飲食文化，既打通了整個嶺南的空間壁壘，又以飲食的傳承、流變、革新勾勒出近代百年嶺南歷史。縱觀葛亮的寫作生涯，擁有江南和嶺南地區生活經歷的他，將相當精力放在江南嶺南等地的歷史文化上。《朱雀》寫南京、《浣熊》寫香港，而這次《燕食記》則是《七聲》之後江南嶺南兩地的又一次連線，成為了南方寫作版圖的全新力作。

「燕食」意為古代帝王、大夫、士、庶人日常的午餐和晚餐。近代經學大師孫詒讓的解釋為：「王日三食，日中與夕食，饌具減殺，別於禮食及朝食盛饌，故謂之燕食。」周朝確立最早的「三餐制」，影響了中國人「民以食為天」的日常俗理。這部小說亦以飲食文化為主題，以香港酒樓「同欽樓」的大師傅榮貽生及其徒弟陳五舉的兩段人生經歷為綱，借上世紀香港飲食的傳承與流變，勾勒出百年間嶺南的歷史變遷，如該書封底所言：「三餐惹味處，半部嶺南史」。



葛亮《燕食記》，台灣：麥田出版，二〇二三年。
(資料圖片)

上半闕的「打蓮蓉」

小說上半闕以榮師傅的經歷為主線，「打蓮蓉」這門手藝自葉鳳池始，隨他起義反清，離開了得月閣的殿堂流落江湖，在小鎮的晦暗處；又由榮師傅繼承，歷經廣州的動盪、日本人的絞殺、太史第的衰落、抗戰的洗禮、內戰的遷徙、最後面臨西餅的衝擊，前後數十年間幾乎未有寧日，但這門手藝卻並不因顛沛流離而失傳或失真，依舊成為廣府人記憶中最愛的味道。

蓮蓉月餅由粵入港，意味着香港的根文化源於廣府。由廣府人、廣府地凝聚的此城，持續廣續着傳統的嶺南文化。「打蓮蓉」手藝在小說中所經歷

下半闕的文化融合

在下半闕，本幫菜被戴明義從上海帶到香港，經過了福建街坊的學習和認可，在五舉入贅後與粵式點心結合，創造性地製作出「水晶生煎」；在自立門戶後學習茶餐廳運營模式，推出了「本幫碟頭飯」，在露露的「攪和」下又平添了許多南洋風味。此即呈現出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傳統受到外來文化衝擊後文化融合的情形。香港以高度包容的文化格局海納百川，並以本土傳統的嶺南文化為根基，發展出林林總總的新的文化圈子。各種地方文化之間有角力——榮師傅和戴鳳行雖素未謀面，也沒有着意的種種，反映着傳統文化在近代以來的變遷。百餘年來，各方勢力在港粉墨登場。城市不斷迎來危機與機遇。傳統文化因社會變革、外族入侵、階級分化、文化衝擊等種種挑戰而搖搖晃晃，卻因傳承和堅守，在天晴之後仍保留自身特色，並煥發出無限的生機。蔣述卓認為嶺南文化具有以下特點：「開放包容、為我所用」，「流動多元，中西結合」，「平和委婉，輕快平易，但有時也呈現雄直之氣」，這與香港的城市氣質相契合。時至今日，香港的傳統藝術和傳統習俗氛圍並不比內地淡薄，如：四月初八佛誕的公眾假期、北角新光戲院被稱為「粵劇界紅館」、中秋節銅鑼灣大坑的「舞火龍」等等，都是傳統嶺南文化與市民生活的緊密結合。

在下半闕，本幫菜被戴明義從上海帶到香港，經過了福建街坊的學習和認可，在五舉入贅後與粵式點心結合，創造性地製作出「水晶生煎」；在自立門戶後學習茶餐廳運營模式，推出了「本幫碟頭飯」，在露露的「攪和」下又平添了許多南洋風味。此即呈現出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傳統受到外來文化衝擊後文化融合的情形。香港以高度包容的文化格局海納百川，並以本土傳統的嶺南文化為根基，發展出林林總總的新的文化圈子。各種地方文化之間有角力——榮師傅和戴鳳行雖素未謀面，也沒有着意



明爭，卻各自代表粵式點心和本幫菜爭奪接班人五舉；不同文化之間有碰撞，例如榮師傅以「下作」形容本幫菜、五舉潛意識也會認為南洋風味是蠻夷之風。與此同時，各類文化之間也有對話和交流，五舉將本幫菜和粵式點心相融合，露露又將五舉的創新和南洋菜相結合。吸納和包容或是香港偉大之處——無所不包、兼容並蓄使得它在全球化衝擊之下沒有失去自我，而是不斷為自身吸收養份。

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在歷經數十年變革之後早已水乳交融、難分彼此。香港文化也因此釋放出活力，以多元文化氣質屹立於南海之濱，構成香港城市文化的獨特之處。放眼中國的海岸線，廣州、香港和上海作為三個國際化大都市，彼此複合互滲：廣州作為嶺南文化中心，為香港奠定文化立身之本；上海作為經濟文化中心，城際遷徙必然促進都市文化流向香港，助力香港城市文化的形成；改革開放後，香港以其重要的國際地位和繁榮發展的流行文化成為引領前兩者時尚的座標。

傳承與創新 變革與逸失

縱觀全書，榮師傅的一生帶有濃厚的傳奇色彩——家世顯赫、天資聰穎、貴人扶持，雖流落江湖數十年而毫不沾染市井之俗氣，恰似武俠小說中天生的主角。徒弟五舉卻身世淒苦、命運多舛，一直在生活的風雨裏掙扎。廣州的故事是傳奇，它可以

是理想的、完滿的。因為純粹，它可盡可能少改變，得以保留最初的原汁原味。下半闕的香港是現實的，現實註定要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要學會靈活變通以應對生活的沉重。《燕食記》通過對比為讀者更直觀地呈現出粵菜與江南等多地菜式文化交流互動後的傳承與創新。除此之外，也會有散逸和失真。在多種文化的融合中，往往只能取其一端，其餘部分或不能完全地繼承。葛亮在書中描寫了很多菜式的傳承和發展，但這些技藝以另一種形態傳承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它們的變革與逸失。這是葛亮的「不寫之寫」，例如邵公吃到半路出家開飯館的明義的紅燒肉後念念不忘，對其甚是器重，可見在香港出現做一手好滬菜的廚子實屬罕有；後來十八行對菜式的融合創新，說明新事物的出現必然意味著舊事物某些部分的消失。小說中這種類似的情形還有很多：茶樓的式微、唐餅的滯銷、素筵的失傳等等，雖不一一去寫，但讀者可從字裏行間得以一窺究竟。

為「香港書寫」增添維度與方向

食物既可傳遞微觀的日常，又能反映宏觀的時代變化，適合成為書寫城市與歷史題材的切入點。香港有着對各地食物保存和傳承的方法，因而在二十世紀的歷史長河裏因緣際會保存了最多的中國傳統菜式。然而，在保存和傳承的同時，它也不會

原封照搬，而是實現在地化的「新變」，包括不少傳統習俗亦是如此。《燕食記》以精彩的食物敘述，巧妙地承載香港的城市歷史和文化，講述這座城市一路走來的艱辛與不易，展示省港滬文化在這座城市的碰撞與融合。

在《燕食記》中，葛亮通過飲食書寫明確了他的寫作傾向：粵港同根，陸港同源，嶺南和江南等多地文化互相交融、彼此輝映。他用小說向我們展示了香港城市文化的傳承和流變，以更廣闊的視野引領讀者走出本地、投向粵港澳大灣區乃至更加廣闊的內地，以中華傳統文化賡續為脈絡增強港人的歸屬感。在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今天，香港的文化身份將面臨新的建構。《燕食記》為當下一「香港書寫」增添了新的維度與方向，為解決中華傳統

文化在香港的賡續和創新提供了範本。

葛亮主要從事文化研究和小說創作，兩個領域互為呼應，賦予作品渾厚的中華文化底蘊，使得他的寫作風格自成一脈。我們能從這部充滿人文溫情的小說中讀到的，確乎是「江南嶺南風日好，世道味道總關情」。一幅省港滬文化交織的美食畫卷緩緩展現在我們面前。

（注：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香港文學中的『香港書寫』與嶺南文化認同研究（一九八五—二〇一七）」（項目編號：21CZW047）之階段性成果。）

（徐詩穎為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文學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吳尚衡為珠海麒麟中學語文教師。）

頑童（外三首）

何怡靜

頑童

撒潑的小孩
沒有耐性 推倒積木
一不稱心 踢翻沙堡
玩伴在旁邊無措
殘局由老師善後
而家長 喊你不要計較

甜夢

你是我獨屬的阿貝貝
是清涼的兒歌 和
芝麻味的棉花糖
在沒有盡頭的湖面上
攔淺的小舟飄進另一個國度

惘然

環島中心有一縷風
悶着頭 凝滯在原地
是否應該跟隨熱浪
在焚燒掉最後一口氣的時候
掀起一場叛亂
與這個世界同歸於盡

梟雄

沿岸登陸
阻擋步伐的 將被一一摧毀
那是何等的狂傲不羈
叫萬物臣服
再席卷下一城

（何怡靜為青年作者、香港都會大學創意寫作文學碩士課程學生。）



你美、有才、正直，甚至有成就有虛名，這些都跟別人沒有關係，如果還想共贏，那我們還有什麼，這才是要想清楚的事。

商業才是最溫暖的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金錢是萬惡之源，主要是指它強大的吸引力像磁鐵一樣，讓人身不由己。由此而產生的輕商意識，可謂源遠流長，似乎講錢就是無品的同義詞。

果真如此嗎？當然不是。

我有一個朋友的媽媽要過八十大壽，全權叫她辦理，但她非常不想大辦。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大家發現沒有，如今請人是個巨大的難題，勞動誰的大駕

都是人情。主要是現代人應付自己那攤事都身心俱疲，這樣的場合要送禮要說客氣話，誰都覺得是個負累。但是反過來說，對於媽媽只說我愛你，你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媽媽也很難高興起來對不對？

結果還是辦了起來，餐廳一訂，房間一布置（彩帶加汽球），酒菜上桌，蛋糕推上來生日歌響起，媽媽馬上眉開眼笑了。客人可以送小禮品可以送鮮花，相近的朋友可以禮到人不到，皆大歡喜。

這就是商業的溫暖和力量。

我們欠了朋友的人情會說很多感激的話，但是請飯就是高規格啥都不用說了。我們喜歡一個人會送對方心儀的禮物，不可能只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有的兒子事業有成送給老爸年輕時夢寐以求的一台老爺車，老爸快樂得直抹眼淚。我們外出帶手信給朋友，表示我心裏一直掛住你，對方會很開心。

這也是商業為我們做到的。

也許有人會說這不就是金錢交易嘛，有什麼意義？可是你還能找出比這更有說服力的行為嗎？同時商業也代表着一種平等，你可以很有錢或者很有才華，非常美麗或者幽默有趣。但是我們都沒有免費午餐，都要拿自己有的去換我們希望得到的。這本身就是一種商業行為，哪怕它是無實物的、虛擬的，或者只是一種情緒價值。

我在生活中常常見到一種人，他們真的很優秀，業務很棒，個人形象也十分正面，他們的問題是：只

要我想做的事，你們都是期待已久的吧，一定欣喜若狂吧，肯定全盤接受吧。

然而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你，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因為人只要有訴求就處於被挑選的地位，就是別人說了算，極有可能並不選擇你。你可以高高在上無欲無求，但是只要起心動念，就必須拿出足夠的誠意和所有，就要接受別人的評判和挑選，才能得到你想要的。

我們所說的利他，就是商業化思考問題。你美、有才、正直，甚至有成就有虛名，這些都跟別人沒有關係，如果還想共贏，那我們還有什麼，這才是要想清楚的事。

白沙湖 南疆之旅一



胡燕青
香港作家

湖是包容的，星沙已他，同中之
率直之夜裏，月爭輝之時，子繼續忘記自己，曾是大石頭，越變越小，以選擇越流動，保持山水之風景。

白沙湖，三千多公尺的一片透明藍。清淨如鏡，純潔如雲。遊人若鯽不傷其通透，離合無常難擾其安

舒。與驚嘆的行客完全分割，與喧嘩的大媽徹底無關。沙子白而細，滑入湖中，忘了自己原是小石子、甚至大石頭，他們雍容地迎接澄澈的大局。遠看其貌而不知是水，近觀其身而不信是山。山水之間的，我們稱為倒影。倒影沉靜，用幾乎看不見的水紋說話。虛幻和真實彼此供應，互相支取，裏面沒有謊言。帕米爾高原保護着這組合的美。白沙湖喜歡難倒畫家。

世人來去，朝代興衰，昔日的汗血寶馬和他的少年騎士仰起頭來，只見時代飛流，生生不息。今日的他遠想阿富汗的外敵駕了飛機倉皇撤退，空中丟下了幾個人。他搖搖頭，回首招來一輛鋪滿了花朵的轎車，從那不稱寶馬的寶馬，新娘穿着高跟鞋走下來，在湖色的照耀下走向他。他拉起她的手，小心翼翼，如同捧着湖水。他不是過客，乃是百分百的歸人，土生土長的哈薩克族中國人。俯仰之間，又一批遊人走過。而他兩卻在此停下，組織家庭，結合為一，生養眾多。在這個打卡的小點上，他們要開一家小店，賣幾十塊錢的和田玉以及半透光的軟糯烤玉米。有時還賣酸奶和雞蛋，直到天荒地老。太平日子沒有英雄，卻有幸福。

新疆有無際的沙也有設限的湖。沙多而湖少，但新疆的湖特別美。他們在鹽鹼地裏開魚塘，在驕陽似火的熱沙塵上產電能。他們用秋日金黃的胡楊呼喚過客，用丹霞七色的峽谷留住風聲。有人誤以為新疆太乾產不出水果。我來了，就只知道吃水果。新疆有



中華文化傳統一向特重孝道。自戰國或秦漢以來，有儒士寫成《孝經》，後世列入「十三經」。首章〈開宗明義〉謂：「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

循天道之孝 ——自然與人之五



鄭龔子

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衡理依敬的說
實倫類孝的
現在人類實踐的
活，即使人……實最大
存，即面，一貫……是
就量層然要自然教，是
身教，是身魅力和
人教，是身魅力和

多種自己的語言，清脆鄉音就像那個湖，不會離開，只會目送那些口音複雜的遊人消失於暮色。旅遊巴裏面的手機載荷着各種美麗的照片，而新疆人一點也不羨慕。他們擁有那個倒影，他們就是那個山、那個湖。只見夫妻倆收拾好攤子，回家做飯。他們的目標是孩子均考上大學，讓村人歌舞歡慶、全鎮結綵張燈。
湖水是包容的，率直的，夜裏星月爭輝之時，沙子繼續忘記自己曾是大石頭，他選擇越變越小，以保持流動，同心進入山水之中明日的風景。

終於立身」；〈聖治〉又指出孝是「配天」之德。《孝經》闡發儒家倫理思想，更申明孝為天的規範，將道德的源頭和權威升至超越層次，實踐的重心當然仍在人世。其實，道德之天以外還有自然之天。宇宙的存有不僅是客觀的科學現實，也是主觀的生存體驗和需要。因為生物存活的基础，非空氣和水莫屬；從生理說到道理，自然對人的恩典，遠比父母深廣。

何況人間的關愛還不免偏私：偏愛親生血脈是動物的天性，多少希望反哺亦屬正常心理。孝的事親事君，是以家為本的倫理觀念，同樣含有私的成份。天地陰陽、日月風雨之運，則是無私無償、無待回報的賜予。自然運作無心而「不仁」，才是宇宙意義的「大同」。若要跟自身算賬，我們虧欠自然的，恐怕遠多於虧欠父母。公園內或水邊丟棄垃圾，抹手耗紙三張而浪費兩張，對自然環境和資源是忘恩負義的傷害和悖逆。

就存活現實衡量，即使在倫理層面，人類依然要一貫孝敬自然——至少不能禍害祖宗。且不論工業排放毒化水源，只說吸煙一項，傷己累人禍空氣，千般害處違公益，為何到如今還未禁絕？人的存活須對整體存有負責，是不言而喻的天理、義不容辭的孝道。早前本地曾嘗試透過垃圾徵費減廢，有人卻在街頭訪問中，理直氣壯地大罵徵費「擾民」。就生命責任而言，減廢是道德而非政治課題。政府的準備工作配套不足，固然屬事實，但私念掩蓋良知妄言不

慚，激昂發泄違反責任的劣態，身為同類也覺汗顏。嚴肅一點說，忘天恩而負道義，足以自我取消作為天地生民的資格。

如今最積極提倡「配天」理念和政策的，大概是綠色團體和環保人士。只要不涉偏激極端，原則上立場可取。有一點善意提醒：旗幟舉得愈高，愈要知行合一，表裏相符。多年前寄居花旗，見一高調的環保政客，某次被報道大宅內外掛滿五光十色的耶誕燈飾，雖非罪惡，不免矛盾尷尬，自打嘴巴。如果家中消費品堆積，經常暴食自助餐撐滿肚子，堵塞腸胃上「三高」，口號會叫得心虛氣短。實踐的身教，是最

多麼幸運，在深圳遇見厚圍



伍嶺

《深港書評》主編、文化記者

他寫「深圳的田園之美，聽雨」，能寫出那份愜意，無需問他的書在寫什麼。他在深圳讀他的書，便是在讀他。

距上一次見厚圍，不知不覺也有兩年光景了吧。時光匆匆，但品厚圍的文字卻覺緩慢，他的文學真的

愈讀愈沉靜，也正因此，我並不覺得與他分別得太久，相反成為我時間裏的朋友，何其幸哉。

還記得那是深圳晚高峰的時段，我們打車去到一個擁堵不堪的地點，赴厚圍之約。好在終點位於一棟大樓的二樓天台上，厚圍泡好了茶等着我們，頓時喧囂全無，恬然自得。這就是厚圍，與他的文字一樣，總能在極強的反差中讓人感動。

那次聚會，相談甚歡，我們有意將話題停留在他的長篇巨著《拖神》裏（儘管總被他帶偏）。對於這部作品評論界早有共識，稱其為作家的「集大成之作，潮汕民系史詩巨作，民族秘史和民族寓言式的寫作。自然首先也一定是百科全書式的寫作」，但厚圍是內斂的作家，正如在史詩裏，他也只關注「小」，這個「小」可以細微到某個不那麼令世人熟知的習俗上，細微到人性上，細到欲望上。而這些都是他不願意多聊的，甚至關於《拖神》他從來沒有主動說過隻言片語。彷彿一部史詩已經交給了歷史，厚圍還是那個愛喝茶、愛畫畫、愛寫作的安靜的人。

厚圍的女兒多米也說：「一眼望去，他的筆下盡是茶香、苦酒、煙火氣、墨味、人聲、詩趣、畫韻……那是一片充斥着微物之鳴、浮光靜影的文化曠野，遼闊而深邃，神奇而博大」，知父莫若女，只是我們這些讀者看來，厚圍果然是位文人，而且是很正統的文人，是我們在書裏所見的民國文人。與他相識相交，彷彿自己也有了些文人的氣質來，比如說江湖



氣裏多了一分儒雅，在儒雅中又不乏真性情。看小說《拖神》也好，看他的散文隨筆也好，最後都能讀出自己的真性情來。若不是有這些文字，在深圳這樣的城市，多多少少會有些迷失，忘了自身的平淡之貴，忘了平淡中的意趣。我從未問過厚圃，在深圳寫作的意義是不是為了凸顯平淡的真意？但我想，恐怕我理解的也是他的一點點真理吧。

上文提及多米的那句話，也自女兒為父親新書《躍躍紙上》所作之序。甚是感慨，在這樣逐名追利的時代，不求名家作序和代言，與女兒共享文學之果，也不得不說是厚圃之為了。所以我說他是一個安靜的人。安靜的人也是這個時代尤為珍稀的了。如果說小說《拖神》是龐大的構思下的人性細密畫，那麼讀他的隨筆《躍躍紙上》則是我們生活的細密畫，甚至不用你刻意去沉靜，也會被厚圃的文字帶入一個靜謐之夜裏。

他寫「深圳的雨」，能寫出田園之美，也能在悵然中寫出「聽雨」的那份愜意來。當然這些愜意的、恬靜的，甚至波瀾壯闊的意象中的無可奈何，也都在《躍躍紙上》躍然於你我的心間。這就是厚圃。我無需問他在深圳寫作的意義，讀他的書便是了。

鷓鴣天·依韻敬悼迦陵先生並詩

黃偉豪

予弱冠在學嶺南大學，適迦陵先生來校膺榮譽博士銜，並登壇講學，遂蒙親承警效，感銘不已。讀其論著，不唯細膩，洵乎有所謂「舉一隅以三隅反」，或程千帆先生所謂「『感』字當頭」。迦陵先生兼擅舊體，予獨愛其詩：「構廈多材豈待論，誰知散木有鄉根。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並其長短句：「廣樂鈞天世莫知，伶倫吹竹自成癡。郢中白雪無人和，域外藍鯨有夢思。」 明月下，夜潮遲，微波迢遞送微辭。遺音滄海如能會，便是千秋共此時。「蓋真與誠，心畫心聲，文如其人也。予歲晚在滬，赫聞先生以期頤之年安息主懷，謹默禱並詩詞悼之，詩云：

滄海之東不復論，獨銜微木種書根。

棟樑拔地高樓起，誰念當年客旅魂？

又詞曰：

陽春一曲隔代知，翻新俗講醉酣癡。京腔壇上解花語，嶺表燈中靜夜思。鎖國久，好音遲，卅年勞務未容辭。那堪百劫遭傷謗，白燭長燒淚滴時。

作者注：予弱冠，迦陵先生講授，以「花」於漢語則稱「花兒」，英語則稱「flower」，日語則稱「はな」，以彰漢詩之美。又，老杜謂「當面輸心背面笑」，嗟乎！如今先生既歿，誘毀無故又生。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香港作家聯會會員。）

歷經五年多的修復，具有八百多年歷史的法國巴黎聖母院於十二月八日正式對外重開，旅法香港作家綠騎士對聖母院懷有特殊感情，一直關注巴黎聖母院重建修繕過程，今配圖詳述其中見聞，以及煥然一新的聖母院、牽涉的人間紛爭、聖母院的宏偉親切動人。

——編者

浴火重生 ——巴黎聖母院之春

綠騎士

沉默了五年的鐘聲，又再在巴黎上空迴蕩。鐘樓駝峽的魂魄定也雀躍？重建聖母院這項「世紀大工程」壯舉，涉及人文、科技和建築等方面，引起的共鳴遠遠超出宗教界。自十二世紀以來，從法國大革命到拿破崙的加冕儀式，這座「石后」鏤滿重要歷史文化紋痕。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七日晚，特別音樂會上以古典為主，亦融合了歌劇、福音歌曲和流行音樂。其中郎朗與法國廣播愛樂樂團聯袂演奏聖桑的協奏曲，馬友友先以大提琴即興伴法國名演員瑪麗安·葛蒂雅（Marion Cotillard）朗誦雨果的詩〈橋〉，然後獨奏巴哈名曲，還有許多名家演出，伴火鳳凰劫後重生。



重建後的巴黎聖母院及院前聖誕市集。

（Jacques Gosselin 攝）

在清洗修補後重現星空和各種彩悅情景的原來面目。此外，二十個大小銅鐘和有八千條管道的管風琴等也被徹底清理。新添了熠熠生輝的巨大聖物箱，珍藏聖母院最寶貴的文物：耶穌受難時戴着的荊棘

舉國的歡欣氣氛，也如巨漣漪般泛開到全世界。

「老太君」年輕了幾百歲

「老太君」年輕了幾百歲。它向來都是黑沉沉，莊穆得近乎抑鬱，有點兒似個披着華麗但污垢宮庭服的王后。現在它重回「春天」，衝了出來，整體光澤明麗，使人眼前一亮。尤惹人觸目的是兩側二十三個小教堂和六條通道的牆壁與柱子，以及那些逃過祝融魔爪的巨畫、玻璃窗、彩玻璃、水晶大吊燈、大理石地板……它們委屈於年深月久的燭煙人氣塵埃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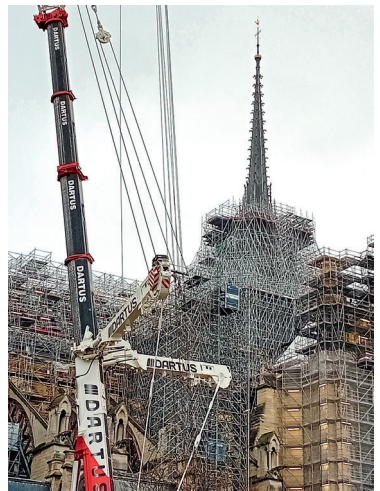


王冠片塊，一千五百張橡木椅子、線條簡潔的領洗池、多彩的禮儀服飾等，都是出自名家之手。

電氣、暖氣、尤其是消防系統都實施了全面更新，基建亦比以前更堅牢。災禍到底過去了，可說是絕境逢生，因禍得福。

主祭壇上的十字架和哀慟聖母像，在火焰與碎石暴擊後的地獄氣氛中竟然絲毫無損，當然被信眾奉為奇跡。當局特別留下了一小片冷卻了的鉛液，放在耶穌的手上，像火災的封印。

如此艱鉅的復修工程，在短短五年內完成，亦是一項由人創造的奇蹟。巨額捐款無疑是一度主要力量。有來自一百五十個國家三十四萬捐助者，從天文數目到小孩在撲滿中掏出一元，都要支持，像是全世界都要參與這項救亡；可見它在人們心中的重要性，是有史以來全球最大的募捐行動。獲得總數高達八億四千六百萬歐元。目前整個修復工程耗資約七億，餘款一億多歐元，會繼續進行一些附帶工程，如



巴黎聖母院重建修繕工程進行中。

(Jacques Gosselin 攝)

把聖母院的周圍地帶，改造為草木盎然的城市綠洲等。但其餘用途仍未決定。

火災後的維修方案引起了排山倒海的爭議。應採何種風格重建倒塌了的三個穹頂？人們發揮了匪夷所思的想像力，甚至有人提議改為露天花園，讓遊人休憩。其實牽涉到廣泛的文化意識底蘊。有人力主要與時共進，走向人群。但保持傳統卻是更深遠的民族精神基礎。終於決定依照原來風格重建，雖然大量採用現代科技，但很多維修工序仍沿中古技法進行。在主要工程之一、重建穹頂支架（俗稱「森林」）時，堅決不用鋼筋水泥、金屬或其他現代物料，而採用來自法國各地的二千棵橡樹，以中古技法製成巨柱，使已化為灰燼的「森林」重生。也是很法式的浪漫。

熱情洋溢「聖母院精神」

這幾年間聖母院四周一片忙碌，它被鐵籠般的建築鋼支架罩着，

像個接受治療的巨人。這邊起重機升入雲霄、那邊河上運送材料的船隻往來，有時更有直升機吊下重物。二千多名精英技術人員全力以赴，要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重大困難。他們充滿使命感，以參與這項

工程為榮。日以繼夜地趕工，很多時入夜後經過，仍見燈火通明。聖母院正式開幕前一周的預訪中，總統與一小群有關要人踏進復修後的聖母院，第一批接待的便是技術人員。

主辦方面一直都非常着重與普羅大眾的溝通，五年來，工場四周遊人絡繹，露天展覽介紹各有關項目，並有兒童繪畫展覽等等，集體熱情洋溢，形成了一股新的「聖母院精神」。

外子是建築師，又特別關心宗教建築，一有空便要跑去看看，像探候一個康復中的親人，對每階段的進展都興奮不已。更常談到建築物複雜的互動和平衡等等，中古時代已懂運用如此精深技巧，使人驚嘆。



主祭壇上的十字架和哀慟聖母像，在火焰與碎石暴擊後的地獄氣氛中竟然絲毫無損。
(Serge Leblanc 攝)



主祭壇上的十字架和哀慟聖母像，在火災中絲毫無損。當局特別留下了一小片冷卻了的鉛液，放在耶穌的手上。
(Serge Leblanc 攝)

另一個也是由人創造的奇蹟是當年消防員的機智和膽色，搶救了夾在生死關頭的聖母院。最難忘是當志願隊冒死衝進去已被火焰侵佔的北鐘樓那一刻，千鈞一髮。當時許多人都緊張得屏息了呼吸，直到現在

提起仍捏一把汗。既為消防員的安危驚懼，又恐如果整組共約十六噸的大鐘因木支架被焚而倒下，會牽連到整座建築倒塌，聖母院也會只剩瓦礫，無法重建了，它的命運像懸了在一根線上。此外他們臨危不亂，救出了所有重要文物，使人激讚。現在於九十多米高的新尖塔頂處、立着風格新穎的風信雞避雷針，雙翼是火焰，裏面藏着聖物、參與工程師的長名單，及巴黎大主教致消防員的謝詞。

人間紛爭 疑雲密布

教宗方濟各不接受邀請，卻會於一周後訪南法的科西嘉島，法國政府對此很是不滿。梵蒂岡方面的



復修後的聖母院整體光澤明麗。
(Serge Leblanc 攝)

官方解釋是教宗着重到訪一些邊緣地區。但一位梵蒂岡專家指出，這件教會盛事，理應請教宗選擇日期。而有關局方是訂了日期之後才去邀請教宗出席，極不尊重。其間奧妙，錯綜複雜，不過那是另一個課題。總之，無論怎樣重要的文化瑰寶，都解決不了人間紛爭。

歷來許多大教堂王宮堡壘遭受災劫，並非罕見。巴黎聖母院也曾數次被破毀劫剽，如一七八九的法國大革命、一八七一巴黎公社時期等。今次大火的起因，雖然官方一再聲明是工程漏電意外，其實仍疑雲密布。引起這疑竇的無疑是因為宗教狂熱的極端分子恐襲猖獗，不少天主教堂遭受縱火。

大火發生後不但有些回教國家中極端分子熱烈慶祝，連有些同是信奉耶穌的人也十分高興，一個極端的基督教福音派牧師說：「太好了，是上天懲

罰！」因為基督教極端反對天主教徒信奉聖母。在這項文化大災難之前，他們只是困在狹窄的教會派別鬥爭之間，早已忘了宗教的原義本是追求大愛。

無條件接納所有人

法國自一九〇五年實施教分離法律後，聖母院是國家產業，教會只是用戶。文化部長提議，依效率大利和西班牙等著名教堂，向遊客每人收取五歐元的門票費，以資助情況危急急需修繕的教堂。神聖清規地也不能不食人間煙火，靠信眾「添香油」不足夠，大多數遊客都不會無端自動奉獻。但此提議遭天主教會激烈反對，強調教會的宗旨是「無條件接納所有人……這既是信仰的象徵，也是教會的責任……教堂不應對信徒和遊客進行區分。」終於勝訴，千萬遊人也能繼續免費踏進去觀賞大教堂的壯麗與精美。遊人各自修行，誰只為打卡？誰會在崇高宏麗的氣氛中心靈受到感染？也只有聖靈才知。

聖母院的宏偉親切動人

聖母院在塞納河中的「城市島」(Île de la Cité)（編按：另譯西岱島）上，與緊連的聖路易島為巴黎最古老的心臟地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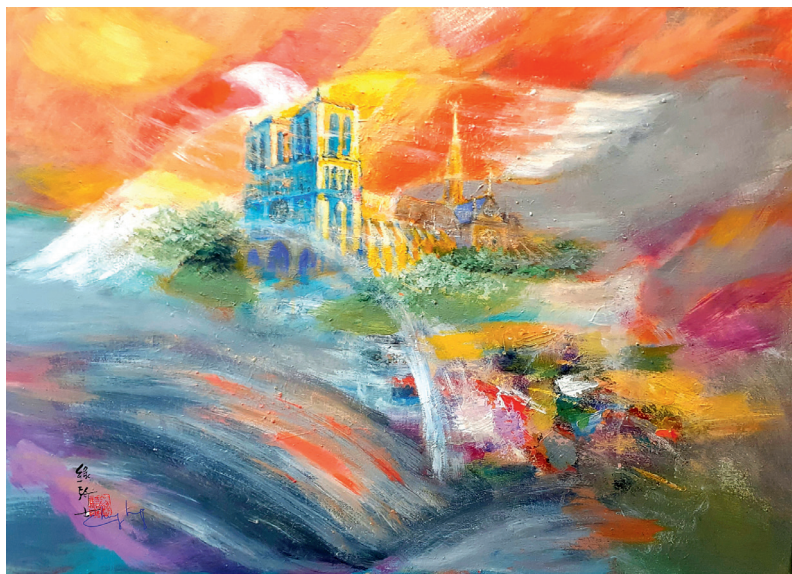
在無數人心中，它的鐘樓與《鐘樓駝俠》的加西莫多(Casimodo)已分不開。雨果筆下，這個醜怪無比的駝子躲住在鐘樓裏，暗戀美麗的吉卜賽舞

孃。愛恨善惡織成曲折離奇的悲劇，撼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不知多少次被搬上舞台、銀幕。

雨果在一八三一年完成這本厚達十一冊的巨著。以一四八二年為時代背景，主題是不要只看外表，心靈才是最重要。不少人仰望鐘樓時都不免想到這故事裏的人間七情六欲。這正是聖母院的動人處，宏偉得來很接地氣，在無數教徒或非教徒的心中都很親切，因各自與它有個人的心靈交流。

我對聖母院也懷有特別感情。數十年前初到巴黎，在美術學院的時代，我們一群窮留學生朋友都紛紛找工作。女孩子們不是去替人看

小孩、做家務便是在中國餐館工作。但生命路上有時會碰上小奇蹟，我竟然得朋友介紹到一間小畫廊任職秘書。畫廊在塞納河邊的蒙特貝露堤上，離美術學院只走十五多分鐘便到，我一早一晚上課，下午便去上班。其實法文說不通，卻也能應付。小畫廊像個乾



為了印證巴黎聖母院的重建、考驗和復興，綠騎士畫下了《復興》（92 x 65 厘米 2024 年），畫中大教堂由靈鳥伴着飛出重重災劫。
（綠騎士提供）

坤袋，在裏面遇到了來自世界各地尋夢者和變化無端的事。很多時沒有人來，只是坐在那兒，多數是看書、寫稿和「眺天望地」。大玻璃窗看出去，對岸便是巴黎聖母院。兩年間，這座宏美建築在陽光或雨雪中，綠蔭或枯枝掩影裏，伴我渡過了生命中最奇異繽紛的一段旅程。為了印證它的重建、考驗和復興，我畫了幾張畫，其中一張《復興》，大教堂由靈鳥伴着飛出重重災劫。（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初至二〇二四年一月底在奧塞美術館附近的 Orinda 國際畫廊展出。）

我在一首小詩中寫過「生命是一個不斷療治創傷的過程」。其實「大生命——歷史」，何嘗不是一樣？在不斷的災劫中，人類永遠努力掙扎向前，一次次浴火重生。

（作者為旅法香港作家、畫家。）



不禁惋惜，《繁花》雖然吹捧者眾，但看完便罷，還不如重溫《重慶森林》般泛動心緒。似乎過期與否，不在於拍攝的時代、題材涉及等，而在於如浪漫般難解的機緣……

所有啡樹葉都不會過期：第七次觀《重慶森林》後散記

曾繁裕

按健力士紀錄，一位影迷曾看了《蜘蛛俠：不戰無歸》（二〇二一）二百九十二次，期間沒使用手機、瞌睡和大小便，不知他是否只為刷紀錄？看最後一次的感覺如何？往後會否繼續看繼續破紀錄？能否把電影的所有台詞和情節倒背如流？

與他相比，只看七次《重慶森林》（一九九四）當然不值一提，但，當我們每天都有機會跟電影擦身而過，且對它們一無所知，重看，始終有其意義。

二〇二四年四月三十日晚上七時四十分，重慶大廈對面的 iSQUARE 內，英皇戲院上映了《重慶森林（4K 修復版）》，紀念何志武（金城武飾）在三十年前的夜裏，買到最後一罐鳳梨罐頭。



二〇二四年《重慶森林（4K 修復版）》登上大銀幕。（資料圖片）

修復，是經典重現的噱頭，梁朝偉的另一代表作《悲情城市》（一九八九）也藉「4K」之名，得以在前年於多間香港戲院公映。無可厚非的是，戲院需要票房支持，但想深一層，經典作為歷史精華，必有其經濟價值，若觀眾只能在電影節和百老匯電影中心重溫，實在非常可惜。在淡市之時，讓選擇經典在各大院線流行起來，使消費經典成為大眾日常，定不會扼殺創作，反而有利本地電影產業長遠的供求發展。

濃重的詩意金句 精彩的情節設計

回說電影本身，小時候不認識王家衛、看不懂《重慶森林》（一九九四），不理解兩條切斷的故事線有何關連，也不理解隨機的詩性就存在於無關與有關之間，只是看罷腦裏不斷迴盪着：「All the



重溫《重慶森林》不免依舊令人泛動心緒。
(資料圖片)

leaves are brown and the sky is grey……」那時英文差，不明所以，網絡不發達，大了才找回原曲，知道歌中的加州夢與女主角失約相關。也許王家衛電影的吸引力就在於創製一種與回憶共生、即使模糊也難磨滅的節律，隱約誘發情感牽連，久久不散而引人細究。

大學修讀一門中西電影課，陸續觀賞王家衛的全部電影，尤愛《阿飛正傳》（一九九〇），也看了六七次，總覺觀影時光飛快，台詞往往耐嚼：「我聽人講，呢個世界上有一種雀仔係冇腳嘅……」、「每個人都會經過呢個階段，見到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後面係乜……」、「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東西上面都有個日期，秋刀魚會過期，肉罐頭會過期，連保鮮紙都會過期……」連星爺也常以戲謔方式仿效，如《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曾經有一份

至真嘅愛情擺喺我面前……如果係都要睇呢份愛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係，一萬年。」當中，「一萬年」正正呼應何志武的「Ca二機」密碼「愛你一萬年」。

王家衛大概是早期最有意識地量產金句與潮文的導演，方向圍繞記憶、聚散、情恨、時間之類，像昆德拉，但比他更純粹、詩意更濃重，新近的香港電影金句常單薄地食字、賣弄情懷、做大總結，境界相距甚遠。

《重慶森林》之精彩，也在於情節設計：徹夜進食來為感情悼亡、失戀者把家中所有死物擬人並與之對話、用前女友留下的鎖匙偷進意中人家並替他打掃……既寫實又象徵，場景淺近但經驗獨特，深進人內心的渴望。雖然看第七次時，許多情節與台詞未出現已可預期，但即使掌握，也不覺媚俗，且能被豐富的小幽默觸動，如聽到阿菲（王菲飾）被六六三（梁朝偉飾）發現置身他家時，說：「又係你叫人得閒嚟坐下嘅！」不禁失笑。

班底和題材成就經典

可一不可再，總覺王家衛較後的作品《2046》（二〇〇四）、《我的藍莓之夜》（二〇〇七）、《一代宗師》（二〇一三），以至電視劇《繁花》（二〇二二—二〇二四），都難再保持「耐力」，大抵與班底和題材相關。一則班底無常，不能每套電影用同一班演員、同一班製作人員，發揮相同的化學作用，比



如《2046》中的章子怡，總覺不合王家衛的詩味；二則無論如何上乘的素材，都不能無限循環再造，要不盡用，要不留餘，讓價值延續。無疑，王家衛唯美之力很深，每造一部電影，都像造一枚防偽標籤，以至自我複製也顯然。從主觀經驗看來，《阿飛正傳》與《花樣年華》（二〇〇〇）已用盡王家衛的舊香港資源，以致《2046》需走科幻植入之途，而《繁花》因篇幅浩長，常重複過往電影的造句、造情、造局之法，讓熟悉緊湊版王氏出品的觀眾難覺痛快。

說到最後，不禁惋惜，《繁花》雖然吹捧者眾，但看完便罷，還不如重溫《重慶森林》般泛動心緒。似乎過期與否，不在於拍攝的時代、題材涉及的時代、導演的經驗值等，而在於如浪漫般難解的機緣，於此，或許可反思何志武的一段話及話後如何：「新鮮新鮮，咁嘢新鮮啊？就係你呢種人啊，貪新忘舊嘅！喂，你知唔知整罐菠蘿嘅幾多心機啊吓？又要種，又要摘，又要切，你話唔要就唔要啊？你有無諗過罐頭嘅感受啊？」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殭屍的心願

陳亮灼

我是所有殭屍裏最弱小的一種

擰乾身體裏最後一滴知覺

太陽帶給他們生長的能量，讓我虛弱

時常走不動，時常抬不起頭，我時常開不了口

推車終究碾過我空洞的頭

我是所有殭屍裏唯一跟豌豆射手說「你好」的一個

我是唯一寫信的一個

我是唯一知道自己注定失敗的，那一個

我告訴戴夫，我想來你家看電視，時間是今晚九點過十分

夜晚讓我行動迅速，不會耽誤你的時間

墓地前的啤酒，我送給你作拜訪禮物

也許吧，也許我會想要你的腦子，我會目睹我把另一個人變得像

我自己……我自己？

不記得了，我已經被用舊了

只是想去看電視，時間是今晚九點過十分

也許他正在路的盡頭看我

小噴菇在眨眼之間膨脹

尖刺石扎穿我的腳

撐竿跳的同伴從我頭上躍過——

他正在明白我

我告訴戴夫，我想來你家看電視，時間是，時間是……

倭瓜，睡蓮，高堅果，嚼碎、嚼碎、電視？戴夫，戴夫，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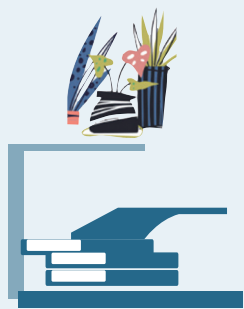
推開門，看到一個新鮮的腦子

（陳亮灼為青年作者、香港都會大學創意寫作文學碩士課程學生。）

夢

夜長·夢少

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是對夢的一般理解。《紅樓夢》第八十二回記黛玉終日怕失去寶玉，愁思難解，便夢見寶玉在她面前剖心表白，夢中鮮血直流，活不成了。「黛玉一翻身，卻原來是一場惡夢。喉間猶是哽咽，心上還是亂跳。」少年情夢，或甜或惡，絕不含糊，都解得通。

於是，昨夜夢見你，可攻可守，便成為戀愛時的罐頭情話。那是一個好夢，有一個幸福的畫面，「多麼感激竟然有一雙我倆」。後來啊，大部分的問題都出現在夢醒時分，或離或合，夢中似乎都有線索，假如愛有天意，不是早已解得通嗎？

睡得夠的話，多夢何妨！夜長夢多也不壞事。中七時讀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殷海光在〈人生的意義〉引胡適「人生應該有夢」作結，以表勵志。胡適更認為，做夢也得做個像樣子的夢。一言驚醒，二十歲的少年人當即振臂

高呼，又想又夢，以為響應。

夢一朝發達、夢美人在抱、夢高大威猛、夢金榜題名、夢大權在握、夢簇擁愛戴。心想，總有一個夢會實踐吧，誰知一直停留在夢境。直至夜空快將露出魚肚白，才漸漸明白，「百歲光陰一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來，明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馬致遠〈雙調·夜行船·秋思〉）。

罰盞？若在睡前，對我來說，一杯已經苦多。醫學無法證實有所思故有所夢，倒已說明，飲酒無法助眠。

老夫偶然可以聊發少年狂，但少年人的夢，已如初戀情人，早就不知去向。失眠兩晚，已感徬徨。「給我來些夢吧，不管好的惡的」。早兩天，友人賜我三排藥丸，說：「一般情況，半粒可以了。」當晚我打開抽屜，拿出來，又推回去，喝了半杯暖水，看一場歐聯吧，還是算了，怕太刺激。

夜長，夢少，尚幸沒有汗多。西醫說男人沒有更年期，中醫說男人都有更年期，如果真是的話，我算早了些。更年的意思，就是從多夢變為少夢嗎？那半粒，真是解藥？如冰山雪蓮？

父親往生一年了，我常常希望在少量的夢中收到他的訊息，「您好嗎？」「我很好。」能這樣就好。

日間刻意思，夜來仍沒幽夢，到接近放棄，不作如是想的時候，父親來訪了，他要我和他握手，說：「你看我，仍是多麼大力。」他在夢中的樣子很牢固。



花非花，霧非霧，夢亦非夢，去似朝雲無覓處。不管怎樣，祝我好夢，比起恭喜發財，是更適合我了。

文學中的夢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鄭瑞琴老師



古人經常說夢解夢，透過剖析夢裏所思，反映現實中的欲望渴求。《詩經》首篇〈周南·關雎〉描述君子思求窈窕淑女時「寤寐思服」晝思夜夢的模樣，早已反映當現實不可得，就往夢中求愛，更顯一往情深。南唐後主李煜被俘之時寫下〈浪淘沙·簾外雨潺潺〉，以「夢裏不知身是客」想像自己是羈旅異地作客，在夢中貪歡留連，就是為了暫時忘却亡國囚徒之身。成語云「南柯一夢」，其實就是出自唐傳奇《南柯太守傳》，故事中的男主角大醉，於夢中歷盡榮華富貴，醒後回歸現實，頓時領悟到人生如夢，世事無常的道理。談夢，又豈能不提莊周夢蝶呢？莊周醒後解夢，透過「物化」的

想像，提出萬物齊一，忘卻自我，逍遙自在的人生哲理，讓世人從不同角度思考生存之道。可見「夢」早已佔據一個重要的書寫時空，讓作家善用夢境，表達審美情操、哲理思想，從個人失意，自照反思，到借夢說理，感時憂國，皆讓世人深入思考人生世態。

及至現代文學，「夢」的書寫更多受西方精神分析學說和意識流文學所影響。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人格三部結構，早已指出「本我(id)」的欲望、恐懼、仇恨、悲哀等情感，不斷被擠壓到無意識(Unconscious)，從而令人被馴養得更趨完美，更合乎現代文明進步的社會標準。然而，經過不斷的沉積，那些被擠壓的欲望和情感，還是會像幽靈般偽裝成不同的模樣，回歸到我們的夢裏，努力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和意識當中。既然「夢」是通往「無意識」的捷徑，現代作家吸收了這些西方學說，寫「夢」的時候，自然就更掌握人物性格情感的複雜性，也更能帶出現代人所面對的生活境遇和時代叩問。

在眾多文學作品中，將「夢」展現得最淋漓盡致的，筆者首選白先勇〈遊園驚夢〉。湯顯祖《牡丹亭》中最引人入勝的一齣，定是杜麗娘夢中與書生柳夢梅相會訂情的《驚夢》。白先勇則以守寡多年的錢夫人，在好友晚宴復出獻唱崑曲《驚夢》為故事高潮，在醉酒唱曲夢迴之際，令她壓抑已久的情欲恩怨，一下子像幽靈回歸般紛紛呈現出來：情人的愛欲、寡婦的名節、妹子奪愛的仇恨、命中注定的冤孽，決堤般湧現，最後她只能失聲隱退。白先勇成功透過「夢」展現錢夫人無意識裏的多重壓抑，不僅對

照她流落台南，深居簡出，安守本分，孤獨終老的無奈，更寄寓現實中孤島「斷井頽垣」的省思，深意存焉。

呼 河

澳門培正中學 余少君老師



我家大門外面那一張地毯，前天沒有發現它特別陳舊，今天卻看見棉線變成過熱的麵條，讓痕跡快要與地面融為一體。顏色則像泡在水裏太久的報紙，久了我們也忘記世界曾經發生什麼大事，反正墨水與瑣碎混沌起來，就這樣形成寒冬時綻放的夜晚。坦白說，地毯原本的模樣已不能復見，我們也記不住第一次與鏡子對望的時間。

他說，當年販賣地毯的店舖仍在家的附近。於是我們一起舊地重遊，遊覽家中物件年輕時的光輝。在某一個轉角的位置，有一束光芒照耀着沉默的地面。突然，我聽見河水流過的聲音，並且迅速來到充滿溫暖的區域。頃刻，天空掛滿宛如一幅又一幅風景畫的地毯，在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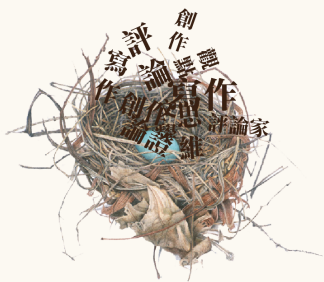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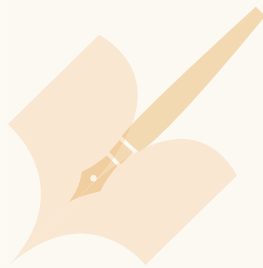
強勁的風的飄揚之下，色彩是已被磨損不堪的歷史所渴望的仰望。假如有人問我，為何對於大門的地毯有一份執着，我想因為它是我走進夢境之前，必須經過的一幅美麗草原。

我記得，年輕的草原裏有一道河流，自己總是喜歡坐在河邊觀察鳥兒喝水和感受天籟的聲音。可是，眼前的顏色逐漸從黑白走向色彩，特別當緩慢的河流變成東去的浪濤，雛鳥已長成鵬鳥離我而去的瞬間。我佇足在原地，不忍就這樣轉身與其道別。也許，我的夢境就一直身在牢籠的夢想，即使夢想沒有遠大的宏願，沒有與世俗匯聚成海。時間往我的身後穿梭，發現地毯變成一片黃葉，我打開了熟悉的大門，發現外面的陽光透過門窗癱瘓在自己的面前。我想那是回到真實的情景，因為昨晚的書還是像我過去一樣站在河邊。

理想的地圖覆蓋在我的頭皮，只是某些領土已經承受風雨多時的催眠。催眠在我的世界是一種法術，可以傳授給其他仍是處於和平的空間。當然，既然和平就不需要催眠，不過這種看似沒有意識中的意識是我最期待的生活方式，反正我們可以觸摸過去，可以在感受痛苦的時候打開大門。書納悶了許久，我也知道研究沒有站在原地等待着。琉璃的杯子映照着，我開始模仿蕭紅欣賞火燒雲時的想像，想像白雲是如何形成一隻馬，一隻馬又是如何從天空下去。殘月留下餘光，我唯有繼續與空氣對話，繼續翻閱將成為歷史的報道。

夢

胎記



香港中文大學 李穎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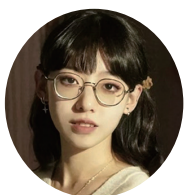
夢如胎記，天生使然。



偶爾，在夢裏，透薄的赤肌黏附在冰冷的手術台上，如即將被宰割的魚。頭上的燈射出刺眼的白光，前方有四五個人，很朦朧，如斷頭的天使。天使們正圍圈，密謀着，像是某種禱告的儀式。

側首望去，我的左手旁正置着一把手術刀，冷峻的尖口尚沾染着鮮腥的紅。看向自己的左手，手臂上撕裂開一道傷痕，是蛇微張的瞳孔，流着濃稠的血，像濃痰，也像淚水。凝望着傷痕，我與蛇交流：是天使的救贖嗎？還是我自己的墮落？蛇沒有回答，只是越發擴大瞳孔如盤古開闢出天地界線的片刻，爆裂。我拼命地掙扎、顫抖、尖叫。在瞬間，猛地張開眼睛，也像盤古。

結束



香港都會大學 陳之吟

我十歲以前住的那個老家，是舊式的獨棟公寓，與大約十年前被稱作「危房」的那種相距一步之遙。白天，樓梯轉角的平台，杳見處常常蜷縮着老鼠一樣的蝙蝠，頭向內緊貼着牆角，

回到清晨，我躺在具溫度的床上。坐起來，我盯着自己手臂上的疤痕，都癒合了，才安慰着自己：「係夢呀。又係新一天。」

夢過去了，停留在時間之外，卻銘刻在生命之中，如隱蔽的胎記。

在新一天的開始，我踏進港鐵，看到無數的人站立在迅速行駛的車廂裏，閉着雙眼，嘗試進入夢的領域，不論甜甜或苦澀。然後，在停站的某刻，緩緩張開眼睛，像是打破夢境與現實間緊閉的界線，開闢出裂痕，在狹縫中，努力生存着。

只露出覆蓋着灰毛的背部，即使用腳尖去擠，也一動不動，如同死物。用棍子撥動，使牠稍稍離開佔據的角落，牠才顯露出生命，快速地挪回原處。牠有時會消失一兩天，隨後又出現在其他樓層的一個位置，移動的方式、身體的全貌，由於牠的忍耐，全在我所知之外。

我小時候堅信這是某種異星生物，又驚訝於牠的膽怯，乃至於按耐不住地想要探索這種忍耐的極限。於是，在某個晴朗的傍晚，這個渾身絨毛的怪物在承受了我的多次輪番騷擾後，啪啦地彈地而起，一團灰影飛入了外面逐漸陰沉下來的天空，那瞬間的形象，在我的腦海中很快找到了同類，匯入無數個夜幕裏成群徘徊在街區上空的蝙蝠群之中。而我呆望着牠迅速消失的那片空間裏，勢不可擋地沉降着的霞光，並且聽見一種幻覺破碎的聲音。那是童年的偉大想像被擊潰的聲音，是夢結束的聲音。

二十一歲的夢

暨南大學 伍常旭

前段時間，夢到一個溜溜球（港稱搖搖），醒來後便匆匆下單。終於，當我握上了它時，看着那透明的外



殼，上面還有些許反光，像是泛起漣漪的湖面。念了兩句記不清的招式，霎時間，化身刺客，探手而出。「咻」的一聲，溜溜球在空中劃過矯捷的弧線，緊接着停滯空中，轉起圈來，球繩牽扯着手指，彷彿看到十年前的自己。可要收球了，怎麼樣都收不回來。球逐漸開始偏移，打轉，翻滾，撞在地板上，噹噹響！聲音刺耳尖銳，斷開了我與它的聯繫。

漸漸地，我明白，生活裏早已沒有了無聊遊戲的位置。

上個月，媽還打電話過來，問實習找得怎麼樣了？支支吾吾說了半天，告訴她投了幾十份簡歷，應該很快就會有消息。但我也拿不準！參加過幾次校招面試，對面一聽是文科學生，就拿走簡歷，聊些有的沒的，後面才知道是被衝業績了。當天晚上，夢到自己坐在一堆書裏，有大學裏看過的《魯迅全集》、《臺北人》、《唐吉訶德》……：可我只想在裏面找到一本兒時的書——《湯姆·索亞歷險記》，尋找那些關於冒險、海盜、寶藏的回憶。

更多時候，一睡醒就要頂着燈學習，毫無印象前一晚的夢，白天又煩惱將來何去何從。為什麼兒時沒有那麼多的思慮？過往的無聊，未來的彷徨，都被遺忘、預測、交織在二十一歲的夢裏。



白日銀河

顯理中學 陳美貽



我夢到了白日銀河，也夢到了你。
傾瀉漫天的流光溢彩模糊了你的
模樣、我的夢境、我們的世界，睜開
眼睛的剎那你便消散得無影無蹤，剩
下幾絲夢裏殘影也無法捕捉。

那是我們見面的唯一方式，我並不認識你，也不能仔細
描繪你千萬種的輪廓，你的存在讓我感到迷幻，暗想着我們
是不是在哪裏見過的同时告訴自己並沒相遇過，你偶爾會成
為惡夢孜孜不倦地纏繞着我，在被凝結的時間無限循環，儘
管總有被打碎的一刻。

孤獨總會隨着深夜來襲，我站着陽台眺望弦月，零落碎
星如雨撒在空中，也僅寥寥幾顆而已，今晚的月色些許縹緲，
雲層遮蓋住了誰的心事，我向冷月呢喃，月亮會否夢見我？

我再次入眠，早已習慣你的存在，我仰頭一望，白日銀
河荒誕般光怪陸離，無一不充斥着我的瞳孔，我借一抹月輝
與你對話，用星芒刻畫出你的臉龐，你輕撫着我的頭髮微笑，

締造着某種維度的聯繫。日月顛倒的世界，枯萎即盛開的花，
看似混亂的宇宙規則逐漸擊潰我的認知，無論在哪個世界，
哪個當下，都不會對此察覺懷疑，我在無限接近真實的同時，
也在遠離真實。

若燦陽是明月，深夜是白晝，又如何判定是非對錯，如
果我說，世界或許本該如此呢？

我再次夢見你的同時，已經分不清是哪方在夢境之中。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
「夢」。

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
截稿日期為二〇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請把作品連
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

njpm@mingpao.com

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 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 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 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 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 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承辦機構： 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香港作家手跡



明月皎皎

單周堯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學術）暨文學院院長及中文系主任、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明報月刊資料室）



畫：印象

等一場雪

— 印 象 —

一方印拓出了
時間與空間的距離
如果雪不來 那人
還會如期而至
一若雷電造訪天空嗎

你用詩歌的分貝吶喊着
密閉在胸腔裏 那團焚燒的烈焰
而吐出來的
只是 淡淡的煙圈

攤一掌脈絡
重重疊疊的哀樂與枯榮
我們有着相似的掌紋
可我描不出 你眯眼沉思時

那細緻的魚尾紋
如何飛成漫天旋舞的 雪花

純粹因着風的緣故
這一刻 我們相遇
經過水火
願祂引你進入 豐沛之源

以一片雪花的堅持
讓那截枯木的下半生
邂逅春天

(印象原名楊夢茹，香港女作家協會副主席、香港作家聯會會員。)

明月潭
總二十一期
二〇二五年一月